

文／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廖家立撰稿 圖／小美

重回被愛的空間

逸蓁想，反正都是離家出走，往南往北都一樣，我何不去尋找南澳教會呢？



2008年一位住在臺北的逸蓁（國中二年級）參加葡萄園南澳校園梯隊的活動，在這過程當中，她看見工作人員愛的付出，看見教會弟兄姐妹虔誠的禱告；她也曾經在營隊當中跪下來向真神禱告，祈求自己功課變好。她似乎有感受到禱告中有一種被疼愛的感覺。這樣的過程，每當她回想都歷歷在目。輾轉過了四年，逸蓁要考大學了。在那一次考試中，她的成績相當不理想，在上午填寫志願時，逸蓁與父親產生極大的爭執，父親責備他，枉費對她的栽培與期望。

逸蓁哭了整晚。隔天上午她帶著行李離家出走了。逸蓁買火車票想到嘉義阿里山，火車嘟嘟嘟地從臺北往南奔跑，車窗外的影像一幕幕的播放。逸蓁開始覺得自己是悲傷、沒有希望、沒有未來的。在最難過的時候，她想到了幾年前曾經參加過葡萄園的營隊，教會工作人員的愛、輔導員的叮嚀，……逸蓁似乎又回到那種被愛的感覺。當火車停在桃園車站的時候，她想：反正都是離家出走，往南往北都一樣，我何不去尋找南澳教會呢？逸蓁在桃園火車站下了車，搭上了往北通往南澳教會的火車。車窗外的螢幕，又一幕幕地播放，逸蓁回想著葡萄園營隊那一段快樂的時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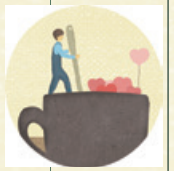


很快地，火車停泊在南澳火車站。逸蓁下了車。她彷彿嗅到了十年前營隊的味道。但當下，逸蓁不知道南澳教會怎麼走。就在這時候，逸蓁看見了一位警察，他勇敢的走過去問警察（原住民，南澳教會弟兄）說：「警察先生！請問真耶穌南澳教會怎麼走？」恰巧這位警察是南澳教會的信徒。警察回答說：「請問妳有什麼事嗎？我就是那教會的信徒，但我現在值勤，5分鐘後我就要下崗了，如果你不介意，等我下哨，我帶你走過去。」下崗後的警察弟兄穿著制服，帶著逸蓁前往南澳教會。逸蓁與他在路上邊走邊聊天，當他得知逸蓁是離家出走，就以他專業的敏感度，巧妙地問到了逸蓁父親的電話，也徵求逸蓁的同意，希望能夠跟她的父親對話。

兩人走到了教會，南澳教會的大門深鎖。警察弟兄打電話給太太（南澳國小老師），訴說這事的緣由。不久，他太太也來到教會與他們碰面。太太連忙安慰逸蓁，使她的心能夠安定。弟兄利用空檔打電話給逸蓁的父親，告知他女兒目前平安的抵達真耶穌教會南澳教會。希望父親能夠到教會來接女兒。在電話中，弟兄希望逸蓁的父親不要生氣、不要責罵孩子……。逸蓁的父親在電話的那一頭哭了，他保證絕對會善待自己的女兒。那天晚餐，逸蓁決定待在警察弟兄的家裡吃晚飯，太太為這位遠道而來的孩子煮了幾道拿手好菜。晚上10點多，逸蓁的父親來到了南澳教會，父女相見，沒有說任何話，只是緊緊擁抱在一起。彼此認錯，彼此接納，彼此相愛。



藝文 專欄 一杯涼水



倘若您是受患者，也可將感動化作文字，傳遞溫暖的故事。希望你我都可以成為遞一杯涼水給小子的那個蒙神記念的人；此系列的文章皆是發生在信徒、教會中的真實事件。